



漫游文草

一

ル 3
3351
1



門 九 3
號 3351
卷 1

旭山先生著

漫遊文草

江戸書林 千鍾房發兌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25.12.8
藏

湯遊文草序

余居恆幸太史公年甫冠已事遠
遊又甚幸其有所激而翔史記焉

夫其所以藉名山大川之磅礴文物

官觀之巨麗乃至山鏡冢刻之殘缺
停畜已富他日盡茲法一百三十卷



序

而其奇稱絕於古今矣意者前子長而遊者若而人後子長而遊者之若而人而後之稱遊者必舉子長氏其山川之獨若侯子長氏而益顯者蓋以人以時也旭山澤先生之好遊西窮長崎之濱北入蝦夷之壤廣袤五千

餘里足跡幾遍海內余敢乎謂孰與子長之壯然也夫前先生而有如先生之遊其人而有記以文其奇焉則可不謂幸乎先生骨癯而神清學靡所弗究自其不以家為家放浪汗漫攜山水之癖愈深意之所適必作文以誌

數十百言之辯後又棄而不顧記壬寅之夏從杖屨遊上毛金洞之山窳寺絕備與探幽投宿山寺余疲不能坐呼食伏啖先生遽以秉燭索筆文成見憮而余始畢食乃相與朗誦鐸音振林木山月高懸恍疑忘世而長往

所載石門記乃是自餘窳勝龜洞榛名諸祀古階旅牕驛燈草之所就而文不加點者也然則此集固不足窺先生而亦豈又簡而該雋而利是已稱不朽可謂一日千古方寸萬里矣嗟乎向使子長官達志得乎一百三十卷不必作矣

脫使其生今之世乎史記不可作矣
文之不能攝氣數乃爾是余不佞
所以湯用子長之例幸先生寧得
無感乎丁未竹醉日筑前郡山緯謹
撰并書



讀萬卷書行千里路我家以
此兩句為山水之訣今瀆渾子
溪遊草其為遊也西極長嶠
東北入嶺其間名山大川
足跡之所托幾乎我土三系
之二矣至則裊林鬼塚魁隤

之穴積物以宅魚龍以宮必
無不究盡焉又必自圖而附
其記也與山水爭一奇而
雄篇大化洋洋纒之而出何
其痛快澤子可謂優得象
象之訣矣今讀其文而推
其圖乃於二者里已過半
矣故不辭其勞而更與相
議擇其最奇者而圖焉
并跋

吳昌碩

木雅文熙



東洲

左潤書



漫游文章目錄

第一卷

與左子岳書 河內

登山觀海記 擬津播磨 有圖

岐嶺紀行 自大坂至江戶

登富士山記 駿河 有圖

函島鐘倉諸游記 相模武藏

第二卷

汎海紀行 自播磨至豊前海路 有圖

游毛奇賞下野 有圖

游奧曆上 自江戸往陸奥 有圖

第三卷

游奧曆下 自松前經出羽還江戸 有圖

游千賀記 陸奥

游松島記 陸奥 有圖

第四卷

登金華山記 陸奥 有圖

平泉諸游記 陸奥

松濤閣記 松前

游柑方記 出羽 有圖

草津湯泉游記 上野

登金洞山記 上野 有圖

青霞堂記 上野

再游金洞石門記 上野 有圖

積翠堂記 上野

最勝洞記 信濃

龜洞記 上野

登榛名山記上野

游四萬温泉記上野

浴泉記畧同上

蝦蟆橋銘并序上野

第五卷

浴海志略伊豆 有圖

浅間焦石記上野

伴松菴記上野

真山伯經書上野

游浴伊香保記上野

真田子正兄弟書上野

金澤游記 武藏

附錄 游具略

漫遊文草第一卷

山城 澤元愷弟族父 著

丁亥正月十三寔錄浪華而寓松子邦氏於丸
之木屋村有游丸小志作其言多係事業今唯
載與左生書一通

與左子岳書

前月二十三攜村老少年游金龍山寺焉自牧方小
舫絕澱水沿芥川而登一小山山路頗險泉石可玩
寺在山顛間開始抵寺門擡頭而睹滿目皆花花則

所謂山櫻稍登花益多寺聳花間真如一幅畫地淨
人罕余心樂甚相呼而進一陣香風如鷺如柳絮漫
漫撲面而蜚行誦能因春夕之什誠真境也獨懷我
子岳哉掃苔席地而飲余心暢甚將去而古墓之癖
頓發遂得能因冢矣感可言哉釋能因初名元愷乃
見其碑文安知非余其後身乎無奈不好浮圖教耳
遂抵西河原而看疣子櫻山櫻一樹瘡瘡于畎畝之
際矣其枝東西六十餘丈非不奇也疣哉未足大觀
也乃至三島村買舟而還本月初三又遊岩船獅子

窟村人尾生為之導先登妙見山、在木屋村南二
里許有小祠相傳星隕為石因祠焉其近村有星田
是其所以得名云洄天河而入山可一里逕路狹隘
左右皆石壁、下皆巨石其尤者曰岩船高二丈餘
延袤不甚殺其上可列十數人矣望之兀然如夏屋
如丘壘而橫截澗水而流在下故有船名耳不必相
似也尾生石上開行厨且飲且歌意盡而行獅子窟
距此一里有餘有寺踞其廢門之礎以憇呼酒助氣
寺僧迎我為說十二景又示緣記手卷相傳役小角

草創焉。聖武帝再造寺，今寺寬文年大坂豪民無極者所建也。窟在寺側，巨石相藉，自然作獅吼之勢，其口可容十數人矣。但未生金毛耳，回首遠山之秀色時來，襲人衣裾，亦懷子岳哉。它莫足言者，面罄亦在邇。四月初五。

四月十九角巾出河內，將游阿波。先是子邦與邑人謀，令余閒居就業，但來志之未遂，不能從。其請偶有執人德憑西征，余欲往不果。井元孺為游粟之說，遂以本月二十六開帆大坂而航。

南海焉。既至其國會行新法，余先抵圓德寺，住持相迎而問符，余不知何故，乃延余一室告云：新法舍客無文引者，罪及隣伍，然井生有書，且貧道向在大坂，仄聞先生之名，即坐罪千里之窘，安得不舍乎？余為之駭然，欲去之它邦而無符，則不得出關，欲歸大坂亦無船引，日夜俯仰一室，窘如拘囚，更為商鞅增一嘆。已在寺十數日，窮亦已甚，幸有一老之憐王孫，始得路引矣。是時猶且烟霞之情，不能歇微行，至鳴門峽而

觀焉海面平穩不見輪轉之勢又且急遽徒望
衆山蒼翠與淡島相競悵然而還從此無意游
邦國又賃居大坂乃有播攝之游

登山觀海記

俯累有除而游趣頻促我焉適鴻池生書請弄月於
海濱余喜可知也求所偕而不得期亦已迫烏巾雀
氅不改褻衣但攜方便囊中無長物唯烟具墨斗
類耳絆行縵躡芑屨夕出蝸廬而抵鴻池氏鴻生是
日與少年會飲至則投袂而起急拴行李戴箬笠以

發徑抵荏土港而買舟未放主翁行酒余亦強飲
數盃醉而卧舟中夜半恍尔而覺鴻生尔為華昏之
游矣四顧月色爽朗清暉衝波浪煜然余舟如浮
銀海中矣時宿醒與注病相發岑不能坐瞑目多
時舟達福原之濱平相國將遷都而不成今則一馬
頭已海船輻湊村民成群鴻生所知武村者相見而
喜揖余而請其村曰神戶民多富商武之供是以豐
備鴻生問摩耶之游主人使其子弟為嚮道乃經茶
店村敏馬浦抵山麓而息路稍巖嶇眼境亦隨而廣

回顧海船數百舳舻相銜如不容者已登數里則遠近未嘗相接也益登眼境益開左顧右瞰轉回百折始至初利天上寺仰睹磴道高入雲寺之所舍是耶石磴一百級磴盡而伽藍在焉有記曰昔者仙人法道者創焉元亨釋書載淳和帝妃藤氏所建也今尚儼然一名區也武村延余二人飯其子院村酒強飲僥欄而縱觀滄海頓為庭池紀泉之山為之堤塘而淡島一抹如假山西北鐵拐峰為障武村之指先注兵庫而福原而脇濱而大石而御影益左則五百

崎蘆屋西宮尻崎歷々瞭然呼之可答其指一轉為浪華浪華在海之東南隅距此一日程云益轉而右蚊田粟島皆島其間如可褰裳而涉者阿波也無數海船至此失所在但見點々如亂鴉政知山之甚高已而觀海之勝々此余未嘗經目也其路咸獸蹄鳥跡而山顛廣平寔可用武哉元弘中赤松氏據此以伯于一方耶鴻生請行余謂下來路無取興問之寺僧自山西北曰青溪危險益甚余不忍忽棄時々顧接遠景樹根妒而嚙足踏石角則垂枝又拳我頭



稍下澗水淙、時激而噴、乃謂瀑布不遠右迤數里、
得一村落曰熊內、過村數百步、乃得瀑布、泉不懸
之天、而布岩壁、高十餘丈、如斜曳、匹練、倍呼曰布曳、
側有望瀑臺、非斲而削成、亦一奇也、在原納言兄弟、
游此、咏國歌、所謂白玉飛衣裡、是最膾人口、矣、遂謁
活田祠、規模頗弘、麗日已浴、雲澗暗中、摸索、箬梅、握
原井、而還、主人乃秉燭、以迎、父老相集、而勞、似謂有
貴客矣、厥明九月十三、此夕為良夜、自寬平上皇
宸遊始、云向與鴻生約、是夜弄壁、光於須磨、故日高

而發、武村使一蒼頭、提厨、以隨行、抵湊川、而扣廣嚴
禪寺、展古物、而睹焉、楠公書二道、其一非親筆也、軍
扇幣串等、真贋、吾不知之、其英男莊五書、辭氣高邁、
令人慨嘆、哉、豈又問然、其言曰、差人非它、顧戰死在
近、欲見汝、成立而義已分、死死則乃公事畢矣、兒唯
學焉、爾學而成立、則吾志自可知、已白絹一匹、是
上所賜、甲冑一副、祖相龕至今、吾所探、并贈為永
訣耳、建武三年正月廿日、軍扇革造、以髮焉、上哀平
而下、園徑可五寸、鐵其握、長可二尺、所謂便面也、幣

者巫祝奉神之物其柄由串倍有取而代背旗其長短於軍扇可三寸有字陋拙近世水戶義公為表其自盡之地而建石焉碑陰文投化明人朱之瑜所作鳴乎並稱我諸葛武誠不誣也人多謂朱舜水碑文不得體也余亦疑之後讀水府儒員安澹治集其言云文恭嘗在長壽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又云文恭在世作為碑文則掄揚闡明不止于此意始釋然文恭即其私謚也余思詩而未成鴻生開厨於茶店一醉衍焉遂抵筑島寺有平相國家舊跡多石浮圖土倍多誣說難取信也須磨寺亦有古物平公子敦盛橫笛最著亦復多假托耳余僦筍輿鴻

生則留而不往已至舞子濱下卷天朗風師不驚夕陽與海水相映發文淪如殼如錦望之混洋萬里上下為一豆島繪州輕浮如雲影出沒一瞬之間一聚一散又峻又衍儵忽千變不可狀也淡島海路一里作殼可喚與舞子濱相對余乃登一丘而觀愈滋向我色動不忍遽去昇人促歸獨酌三杯與餘而乘蓋攝之西界環海而鐵拐峰為之障古昔置關可想矣若海若一怒一苦以西洪濤駁駭齧山之足嚙之將吞行路頓絕意者壽水之時常吞而不吐歟東軍

越山而覿皇居恰如雁卵然不然何不顧其指而爭舟乎既而還須磨則鴻生雇一村童負尊布席沙上穿沙作灶以溫酒箕踞而飲向之所望霞駁雲蔚如重錦者忽與清輝相映變為素練焉唯島嶼如初豈其裡面耶帆影時隱見烟霧中洋不知其所往興趣未盡繼之感懷萬緒互酌以澆遂醉而歸旅舍不復與言十四夙發須磨取正路而行自永田村至兵庫踏傍多古墳乃平氏諸盛所戰沒處也過福海寺其匾足利公所筆渾雅可愛鴻生訪北風氏於兵

庫乃酒脯慰勞引余視籛之大可容數百人矣海鮮百許頭空游相逐有以目魚其行如鱉非兩比行也飯畢日已下午余欲嘗鶉越鴻生憚險不可乃左夢野而扳十輪坂是謂鳥原路但羊腸獨快泉聲洗耳爾行可一里路闢而平蕪遇童之牧牛而知人間不遠又行里許豁然山闢而村落出焉名鳥原秦人辟亂猶存耶已登山椒乃可以觀海矣又得一村名曰東下日已西沒投宿民家十五別色抵衝原村在攝播之交距東下不一里而近村有千年家

者相傳大同年所造也。人求其槎，竹以制樂器，或削取柱楹，以充鎮火之符。故家人眼來覽者，而求之益甚。睹刀痕甚多，耳其屋矮陋，與今制不同。別構房室，其側而居丹生山，聳其左，屹立巖，薛樹色未靄，乃是別所氏城。虛余將徑登鴻生，又憚嶮而難，悵然而行。距此一里有餘，有原野村，中有梅雨泉，廣凹可兩席，深不過尺。梅雨來則湧，以溉數百頃之疇。此地高燥，民憑此水，故置小祠以祀。又行里許，有溪上村，訪村民，文夫宅前有小山，草樹蓊蒼。文夫提一尊以登。

尾之數百武，至山腹，松葦累，布地。余二人興趣勃然，載采，載煮，香氣果異常。於是野飲一醉，作氣嘗險。此日霞布雲豁，彷徨乎疑羽化，大叫快哉！更舉一大白，而別日尚晡時，路經山伏坂，唐櫃村，乃得一溪，即鼓瀑之下流也。化三里許，日暮抵有馬溫泉，喧華雜，還別為壺中天地。余亦沿泉一再即寢，而議登務古山，一名六甲，其高千仞，外周與諸峰連，亘不知幾百里。蜀然不樹，以故佳致不多。云十六早，節負雨具於道者而發，已出壺，夫廣野莫，雞犬遙聞山。

路遷迤沿溪而登數里至山麓踞石而憩掬溪水而
飲相呼而登非擇巖角樹根而蹈則沙石崩壞不可
輒住者半里許榛莽被面藤蔓繭足不遑自救也導
亦或後又先唯是喊聲與谷响相答耳不復記道里
已達山顛平坦如野汗收氣定遙望西南播丹諸山
如培塿如蟻垤東北為之丘壠者六皆向我而朝宗
焉其高出雲表金剛葛城生駒比叡僅接襟袵獨慶
宕冒怒而不見斑荊而食烟白雲在手擬持而贈最
高之處有石室小祠近鄉之民所禱雨處也余謬曰

天不厭昇平之德如我叢筍何遂求樵迤而下比之
來路不甚嶮漸下澗水漸雄壯左涉右渡所謂九渡
不翅溪陷而飛泉作簾高十數丈可觀矣此間巨石
多奇橫豎立額如相集而語如相迎而揖如羽仙如
胡僧或如望夫之婦不可盡記也既下得一村名曰
蘆屋之里憇息路傍以回睇所過兀然乎雲間矣徐
步出打出之濱遂抵西宮或云此祠祀唐玄宗也其
言曰我呼外國曰夷此曰惠美須帝小字三郎故
稱夷三郎帝後居西宮故名其地是附會之最奇者

也此夕投西宮茂松菴鴻生則訪婚家其翌鴻生手
行厨而至將游壘磬山余不欲乃罷停午出六湛寺
過津門村中有小寺曰昌林樊籬荒落唯有古松
數株俱數百年之物躊躇少頃遇僧出門而問乃天
長年舊地也距此二百武許有荒冢埋大江山妖賊
酒天之元之處又有高師直墓皆所未詳也過小松
村等覺寺少憩相傳平相重盛采地故平公稱小松
亦未詳也比至尾崎日正懸車買小舟而還夜將初
更舍舟於荏土港而步歸則四壁蕭然挑燈滌研以
記聊供卧遊余好游而不多游之不足文也是以
奚足然亦可以故紙上觀乎余頃彫登山觀海印今
取而名此卷爾

岐蘓紀行

余移居於傳法村之三月始有東游之意先是友生
為言而不復動心於宇雌之外風月間人自多但卧
之不堅時來往浪華稍與子鳳驩而相忘於形
外則子鳳說余以小草之為遠志非地也友生亦從
憑遂令余增谿慚哉實三月二十七出村而主子鳳

氏子鳳致書於江戶青木生以余屬其親眷歸都者
同行余乃告別諸友襜褕以待焉春盡之日孝秩諸
子出餞余於城南酒樓同會者十餘人各有詩孝秩
千秋贈言既而青生家有故而稽焉余與子岳等日
夜徘徊城南以醉紅亭期至而青氏尚未發淫雨方
降改卜五月初二是日又雨乃以初四發大坂一艇
夜行黎明達于伏見又雨一行人不輿則馬此行獨
余為遊子與人之歸家唯有嗟雨之同耳龍鐘十里
馬足亦為我遲而行長橋忽在前知是勢田也擡

頭而望郁々紛紛肅索輪囷獨屹立雲間者石山乃
繞其麓而漁澗我兔道上游也左顧三上山蒼翠秀
潤真如一幅芙蓉圖但乏破墨渴筆矣是僅足慰旅
况亦是霖雨之兆云初六越知川高宮川彦根川皆
俄用舟比登磨滅額雨果霏々重慨失一勝景七日
得晴辨色出番馬驛皆云呂父川不可渡也有人陰
告里人延客之計耳若取路於洲又則不妨矣已至
洲又亦不可渡乃知見賣而不宿買舟而往合渡蓋
合渡三郎馮河之處也關原之役西軍陣于此東將

田能州欲急渡而擊淺深不測乃募于軍中三郎者
善泅能行水底以上峽東兵謹呼絕流而渡大敗舞
氏之軍兵因以此命氏云翌復舟長柄川舟中望日
出初疑火起忽如車蓋如萍實滄々如遭趙衰徐步
抵加納城自加納至鶉沼荒野千里曰鏡野欲用范
勝之耳乃登曲阪為鶉沼額觀音之坂維石巖々觀
音窟不甚深不足留意抵太田則木曾川勢益駛單
舸如墜葉之翻風操法亦甚奇越舸蜀艇可想初九
發御嶽而細湫而大湫路傍多巨石其最者十数丈

上或殖松樹一奇也琵琶嶺上可望伊吹白山諸山
矣一騎一望九十三類佳景雖可玩乎頗俛應接不
復停足而行晡時驟雨故宿大井驛十日早發驅馬
以陟山路遠霧始銷驚雲如涌鬱結若巨象蜿々若
虬龍峗々若層峦層峦則如雲不知幾萬重画法最
奇古款持贈故人而不得乃呼酒傾于鞍上一店一
杯抵落合驛既醉落合以東岐蘓山中也字從音而
轉故又稱木曾嘗聞岐蘓之酒酸苦不可食乃獨酌
立石店使酒以驅路愈險白雲愈深画亦竟不如也

睡魔乘醉將擠我，數回下馬而興。前獻勝而不休，又思酒試飲一盃。雖非青州之美，而無高縣之害。欣然入店，從此舉白遂無算。唯恐不醉，至野尻同行投宿而待。余呼曰：非敢後也。為諸君驅逐山中魑魅，爾土俗呼濁酒為殺魅醪。十二晏發，野尻尚猶瘴氣射肌。草樹似三春之色，更知山之特深。下午憇小野，有飛泉高十數仞，如是下物。詎問醒賢一飲三鍾，以解宿醒。引筇徐行，又憇臨川寺。水中疊石，俗呼做寐寤。沐非不奇也。目下賸然不及觀音坂，多趣遠甚。其雨

其雨忽起，五里霧急。僦肩輿，中瞑目。昇夫徒載營魄而行，遂躋本山驛。至此二日程，沿木曾川而登下，以行其路。唯峻嶺連牆，岨阨羊腸。常望雲樹穠，而已獨不見世。所謂棧道者，或謂某處即此。余聞蜀之棧道，踏之浮梁，振動涉者無不搖心眩目也。又聞閩道一百餘里，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故張良焚之，魏延又焚之。今何相比之，不似過鳥居類。多原野如桔梗原，尤廣莫。天正之戰，可想。在無鄒子歟。毛且殖，遂登鹽尻坂。余意專在富士，而此日密雲不

可望茫如有所喪但諏訪湖風光聊足眺望湖大五
六里目力之所盡治城隱出沒烟霧之間而崇山
環宮中斷於甲斐之分矣阪名鹽尻蓋取在中將之
言歟已不見富士抑何緣故斑荊喫烟而望忽見看
睫於雲間似闖我者矣神飛心駭纏綿之意愈切仿
徨路側不能行豈風伯憐我耶一陣歛颺雲帳則艷
姿穆如絕世之美果天下無雙哉俄頃雲帳復垂豈
恐傷盛德耶慙懃我一詩而行至諏訪驛日猶在晡
以前有和田頽乃宿同林子平治溫泉一快浴畢謁

諏訪祠土民說七奇事獨馱馬涉堅冰事關西所奇
也其翌秉燭而發而宿望月驛是日為雲霧故復醉
醉而騎而睡而將墜而覺下馬而憩和田頽以
東道路泥濘人與馬皆已瘠六復沈沒雲霧之海氤
氳朦朧浩渺澆濇恰如衝波凌空但疑我馬忽化龍
去歟下笛吹頽而障雲始銷征人互相見妙義淺間
諸山尚且埋沒不見蓋笛吹天嶮實界信野之地天
文中糾武信玄取上杉氏軍於此如猛虎之驅群
羊焉然不得遂北者其亦在嶮耶十七十八未霽十

九大雨余疲且憊下午衝雨抵江戶乃寓青木生小
日向居出無所之入心無所止獨坐悽愴無由寫離
憂乃呼墨斗聊記意之所適若夫琵琶湖諸勝目之
所嘗經非今適也夫山林朝市何往非適此亦浩沂
風雩奚在遠志之為小草哉

戊子五月十九至東都其秋始入學院小游所
記舊稿散迭無可錄者己丑七月登富士山

登富士山記

維昔地涌而山出焉遂滙為淡海屹者富士淡海之

大千里富士跨四國山高四十里海之最深處耶自
沙走村至回馬夷陵十有二里阪有衡門過此可三
里途窮北折而六里抵中宮祠登者受杖於此雜樹
茂草鬱然森布是為山腰崕蹊遷迤以登又十里許
曰沙篩坂自坂已上所謂四十里削成而四方者也
望之兀然壁峭無草樹無正路沙石處見山骨可
踰者不可踰者羊腸萬折但守先導之武以轉趾鬆
脆之石或泐而碎於脚底步輪退將僵而杖扶焉
仰之三峰在顛上一眺而可至矣余神先飛足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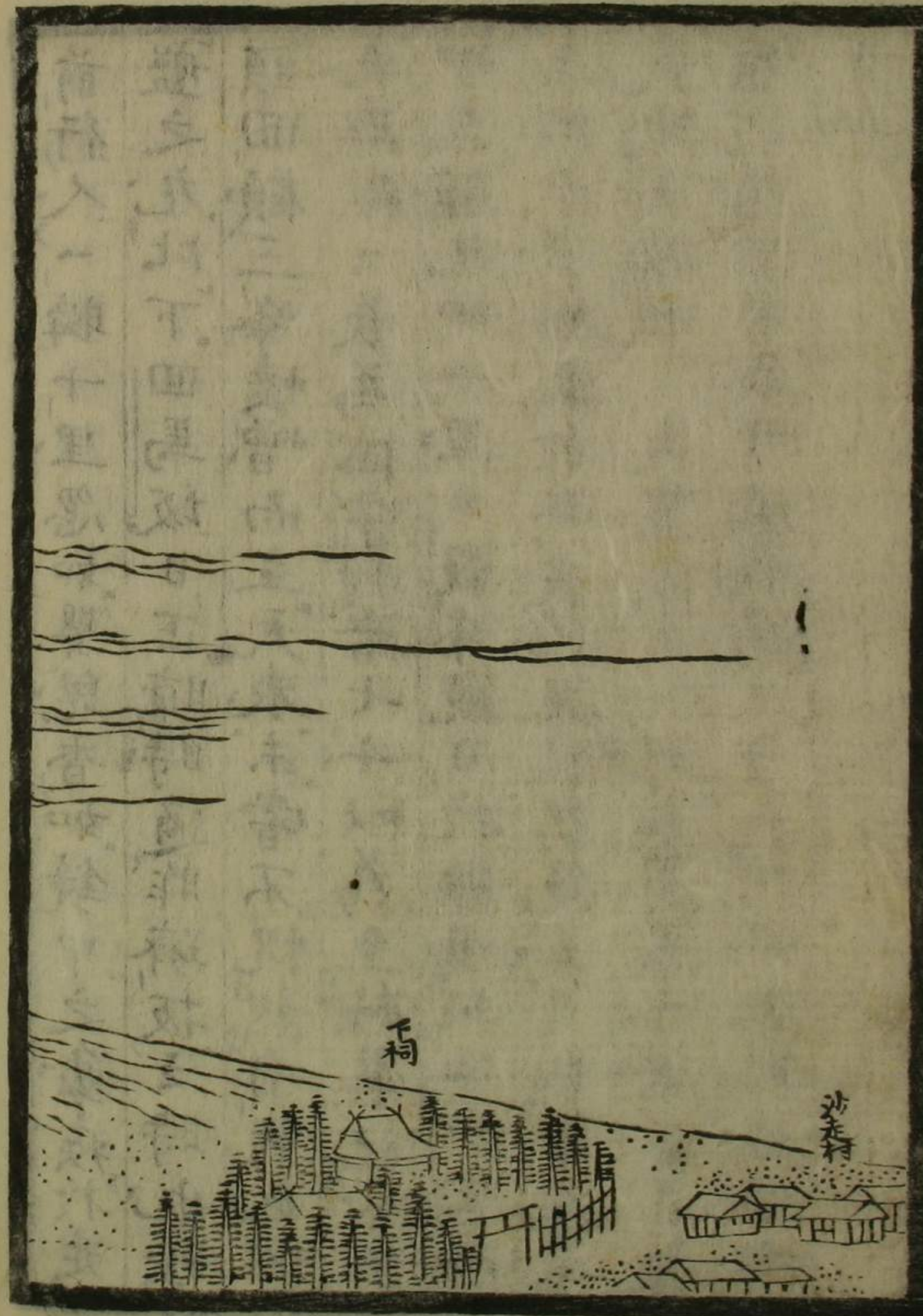
進十弓幾十里。尔日夕入石室而息。導者出纊衣以授服。時維七月尚寒。於十月矣。余適出室而瞰雲間。煜煜然。正是玉兔浴海之時也。不覺大呼稱快。須臾三竿。世界變為銀地。是不知白雲停而不動。但見積素三尺。萬有為白玉已。而此山孤立于太虛。真如一朶芙蓉湧出大銀海中。也。豈又有如是觀哉。又登五六里。愈寒。愈疑積雪耳。乃宿第七合之室。合猶言級也。四十里為一升。十折為合。每合置室。大丈許高。五六尺。板屋四柱。磚石固封。所置遠近倚巖勢之可

倚登者。以息以宿。以辟風雨。云夜半飢畢。乃發山。愈僻而曲。愈逼。前者後者。頂踵不能尺也。八合九合。峻極。佝僂匍匐。且登且息。呼吸將通。帝座耶。悚然疑立。顧曰。我無仙骨。韓子之哭不可謂也。反顧東方。初如發丹竈。比至絕頂。丹流不知幾千萬里。非烟非雲。蓋海影與顯氣相映也。喘定神王。振衣瞪然。以縱觀焉。意亦何壯。乃入室以憇。頂上之室十餘。連簷皆小。於路傍者。記曰。貞觀十一年。宸頂建祠。今唯存衡門。導者告報曰。曦車將出。溫吾急起。望之紫赤之中。顯氣

輝、金縷萬條倒射余衣，熟眎之，輪轉如飛，金縷禁
亂眼睛，將熏實一大奇觀也。漸升大如盤盂而下界，
猶且朏明縹緲之際，海色淡黃，始知古人登岱詩有
黃海句，遂行八葉。此山一名芙蓉，故有此稱。三峰隆
起，正中陷為池，乃傍池而行也。相傳初有水而竹木
蔭蔽，寶永焰發之後，水涸，今唯窻窞而已。約徑二十
餘丈，深數十仞，一覽意盡。三峰最高為中臺，又名雷
電巖，不可攀也。巖下南轉而行，數百步，巖薛相連，又
不可攀者，名曰駒峰，有石窟，置金馬，余詫曰：聖德太
子騎甲斐驪，始登此山，故事歟？不然，陸遜所得巴漢
馬，類已守者，茫莫以答。馬懸梯以登，下則鉤子口也。
池缺而沙流，故名。東南之角，寶永峰在脚下，寶永年
陽焰噴發，雨沙石於千里外，歇則山之瘤見云。俯臨
咫尺，傍有發焰之穴，問之曰：距此六里，嶮甚，未嘗聞
有至者，以沮人意，故不果往也。西南絕險，有劍峰，手
扞石坎而踵半，外垂者二十餘步，過此平坦，踏凍雪
而行，嗚乎！萬古雪尚存，即身在水晶宮裏，詎知人間
苦挨池邊處，置金人又構小堂，側有玉井，僅

盆大不竭不溢人以為靈乃破堅冰而飲冽甚寒氣
徹骨凡骨竟不持久留欲下復驚眸四面猶且銀海
唯甲之二山見其顛如島嶼然問之不知蓋聞黑駒
白嶺之椒眠富士於正南是耶下而二三合雲間覲
函根之湖尚在屣履之間下路嶮急足之使目不遑
應接時一回首田塍維衆山如線者酒川導出所齎
草鞋以授厚可二寸大如盤著之似扭矣若或一躡
鋌走數十丈欲止不心僵而後止六合已下繩路一
條直下十有餘里曰沙拂坂即沙篩南也植杖以瞰

前行人一瞬十里忽如嬰兒杳如鏡中之象疾於走
盤之九比下回馬坂日正晡時適昨躋坂之時也擡
頭回顧三峰峻嶒而立天表未嘗不恍然自失也聞
之群嶽之長為佻宗封者七十以為至極其記云自
下至顛凡四十里日觀峰觀日於雞鳴此山中宮而
上四十里睇顛於半夜何況容貌絕美其孰企及蓋
天地間獨我 天皇萬古一姓莫有革命者是其無
彊之鎮亦有與于茲哉特立于天下而無比倫不亦
宜乎



前林入一線十里歌
 遊立武山下田邊對
 船田舞三寺對岸口

田馬

村

沙村

沙村文草

第一卷

沙村文草

第一卷

三十一

三十一





絶頂園



畫島鎌倉諸游記

靈龜負蓬萊而浮，耶望之維石瑰瑋，琪樹錯綜，樓臺
難比，恍然為不可至也。爾日將虞淵，不風而浪騰涌，
澎湃礁上濺擊，不可舟也。舟人肩我以厲，揭焉驚濤，
人立而席卷，將沒者數作，氣狂呼，氣更豁，然相與稱
快。其津凡二里許，既上岬，則民屋鱗次，雜沓喧嘩，嚮
所望，何在此？夕遂宿島中，海鮮之膳特美，翌早起，謁
天女祠，前沒字之碑古則古矣，真無星秤哉。唯篆
額可讀，左右龍雲精工，可玩。踞豁以眺，萬頃一碧，三

浦鎌倉又為瀛洲，為方壺，維海百靈之會，萃萬水朝
宗焉。其可觀哉！上方之祠地益清靜，此日浪高不得
入龍窟，土人更艷說其奇，令人悵然。雖然，三山不可

至為仙境，爾畫島亦惟望之仙境已。自七里濱古昔東方

六町為里，如壺碑記里程是也。七里濱亦其遺云。今記亦皆用此法。徑極樂寺而憇于

星井寺，作詩吊古戰場，行登長谷寺，和之長吾舊游

可想。暑換之焦沙海之濱為甚，余疲甚，乃謂鎌倉之

勝不可一旦探盡，探之亦不必適意，獨詣八幡訪建

長而足矣，不復問古蹟也。八幡之祠規制廣大，廡宇

楹柱彫畫髮線頗極壯麗男山六難兄耶祠傍銀杏
翁蔚昔者僧公曉刺三世公於此樹下矣使人慨嘆
耳虎兇出柙霸業之不振亦誰之咎其建祠造寺達
磨氏所謂無功德者是耶建長之寺號稱海內禪林
相傳巨福山匾趙松雪書筆致頗不凡其它扁額鐘
銘多佳西來菴其境禪寂亦藏有相鏡事詳于鍾倉
志唯是龍象法窟莫有看破來自照者哉過此圓覺
寺可遊而其可記者已備于志矣日已平西乃驅馬
而抵金澤宿里心之家在六浦厥明訪稱名寺叩

寺僧問文庫所在僧延余二人升堂取以古書古曆
渾雅古韻足娛目矣能見堂在小一之顛以海灣為
庭池中烏帽島夏島猿島裸島無名小島磊落布
置如初起基勢昨之所宿今之所經一覽瞭然恰似
假山水其遠則房總諸山環列作長堤金岡者古之
善畫者也執筆而不能彷彿萬一而投堂側之松名
曰擲筆要之溢美之誕耳比之攝之摩耶山多趣而
狹耳寺僧進麥飯美甚余意暢甚有容暇于隅余亦
伴南柯之遊焉既覺晡時溽暑如燬乃僦肩輿而至

金川驛而宿此遊之可記者止于此若夫石尊之峰最勝之寺則不與也然自最勝至塚原之路得一勝境矣出寺門右轉而里餘有村曰狩野村中有池廣輪可百步有小堂引水而西若缺焉架石梁弓長而幅稱蘚苔可坐池之中心邃湑不可測水之涌伏流突出于此歟遠望之沸然如釜中湯隱氣升為霧近之清冽澄徹水底之石可數小魚數頭洋洋自得大如針者媿不能隱形堂後之山作壁草樹下垂幽翠襲衣日暮寂乎無人豈地之過清耶徘徊多時

余心甚樂問之旱澇不憂以溉萬頃之田遠近香稻是以美矣余竊憾不能廬此地焉昔人有言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如增而高水若濶而廣堂不飾而已矣其誰與之者人莫能知歟遂并記

七月望登江戸既望板石尊峰以望後三日登富士絕頂又三日便道最乘寺宿于画島次日游鎌倉望後九日歸于昌平學院是明和六年也

而子與女其學具十人其人其其
 計八區而限山女數計其
 是以美其六余亦知其增其以人言言賦其
 余心其樂陶之其其不身以然其其也也

